

新
版
古
龙
全
集

绝代双骄

古龙 著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下

绝代双骄

下

古龙 著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新
版
古
龙
全
集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绝代双骄 / 古龙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01

ISBN 7-80605-978-4

I. 绝... II. 古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7563 号

绝代双骄

古龙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永惠彩色印刷厂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38.5 印张 12 插页 1300 千字
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

ISBN 7-80605-978-4/I·843

(上、中、下册) 定价: 6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710523)



古龙：为现代武侠小说“别开生面”的作家，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笔和意境，将武侠小说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峰。他的《孤星传》、《苍穹神剑》、《剑毒梅香》、《剑客行》、《护花铃》、《血鹦鹉》、《七种武器》、《大旗英雄传》、《浣花洗剑录》、《圆月弯刀》、《风铃中的刀声》、《萧十一郎》、《白玉老虎》、《大地飞鹰》、《大人物》、《边城浪子》、《九月鹰飞》、《三少爷的剑》、《楚留香传奇系列》、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、《流星·蝴蝶·剑》、《陆小凤传奇系列》、《武林外史》、《绝代双骄》、《名剑风流》。



- 【武林外史】 【绝代双骄】 【名剑风流】
- 【流星·蝴蝶·剑】 【陆小凤传奇系列】
- 【楚留香传奇系列】 【多情剑客无情剑】
- 【边城浪子】 【九月鹰飞】 【三少爷的剑】
- 【白玉老虎】 【大地飞鹰】 【大人物】
- 【圆月弯刀】 【风铃中的刀声】 【萧十一郎】
- 【七种武器】 【大旗英雄传】 【浣花洗剑录】
- 【情人箭】 【护花铃】 【血鹦鹉】
- 【剑玄录】 【欢乐英雄】 【孤星传】
- 【苍穹神剑】 【湘妃剑】 【彩环曲】
- 【剑毒梅香】 【剑客行】

古禮只為人慵，
跌宕高麗，
跌高自如，
變化多端，
文如其人，
且緩多奇氣，
惜其年早逝，
余與古久書，
身交好，
且喜讀其書，
今既不具其人，
又去新作不淺，
深日惜。

金庸



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

第七十八回 冤家路窄

花无缺的轻功纵然妙绝天下，怎奈这老虎既不必用眼睛看，也不必用耳朵听，它只要用鼻子一嗅，无论什么人走进这后院，都休想瞒住它——那黑衣人既然已入了后院，此刻只怕已凶多吉少了。

花无缺一惊之后，又不禁叹息。

只见满厅灯火摇动，那猛虎已待扑起，虎威之猛，当真是百兽难及，就连花无缺心里也不禁暗暗吃惊。

但这时黄幔后却传出了一阵柔媚的语声，轻轻道：“小猫，坐下来，莫要学看家狗的恶模样吓坏了客人。”

这猛虎竟真的乖乖走了过去，坐了下来，就像是忽然变成了一只小猫。

花无缺不觉已瞧得呆住了，却见黄幔后又伸出一只晶莹如玉、柔若无骨的纤纤玉手，轻抚着虎背。

只听那柔媚入骨的语声带着笑道：“足下既然来了，为何不进来坐坐呢？”

花无缺暗付道：“那黑衣人方才所经历的，是否正也和此刻一样？他是否走进去了？他进去之后，又遭遇到什么事？”

他断定那黑衣人既抱着必死之心而来，就绝对不会退缩的，这花厅纵然真是虎穴，他也会闯进去。

想到这里，花无缺也不再迟疑，大步走了过去。

他正面带着微笑，一步步走进，就好像一个彬彬有礼的客人，来拜访他的世交似的。黄幔后传出了银铃般的笑声，道：“好一位翩翩出世佳公子，不敢请教高姓大名？”

花无缺抱拳一揖，道：“在下花无缺，不知姑娘芳名？”

黄幔后嘻嘻笑道：“徐娘已嫁，怎敢再自居姑娘……贱妾姓白。”

花无缺道：“原来是白夫人。”

白夫人道：“不敢，花公子请坐。”

花无缺竟真的坐了下来，道：“多谢夫人。”

这也是花无缺改不了的脾气，只要别人客客气气地对他，他就算明知这人要宰了他，也还是会对这人客客气气的。

只听白夫人又笑道：“公子远来，贱妾竟不能出来一尽地主之谊，盼公子恕罪。”

花无缺道：“能与夫人隔帘而谈，在下已觉不胜荣幸。”

白夫人忽然大笑道：“我已经算很客气的了，不想你竟比我更客气，咱们这样客气下去，我既不好意思问你是为何而来，你也不好意思说，这些客气话不如还是免了吧！”

花无缺微微一笑道：“先礼而后兵，正是君子相争之道，以在下之见，还是客气些的好。”

白夫人道：“你我无冤无仇，你甚至连我的面都未见到，你怎知我要和你先礼后兵呢？我并没有和你‘兵’的意思呀！”

花无缺道：“陌生之人，夤夜登堂，夫人纵以干戈相待，固亦理所当然也。”

白夫人娇笑道：“我虽然不知道你的来意，但看你文质彬彬，一表人材，又是满腹诗书，出口成章，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的样子，你若像刚才进来的人那副样子，我纵然不会难为你，但别人也放不过你了。”

花无缺长长吐了口气，沉声道：“多蒙夫人青睐，怎奈在下却偏偏是为了方才那人而来的。”

白夫人道：“哎哟，你难道和那个鬼鬼祟祟的小黑鬼是朋友？”

花无缺道：“夫人若能将他的下落赐知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

白夫人道：“我就算将他的下落告诉你，你有这本事救他出去么？”

花无缺道：“在下在夫人面前，倒也不敢妄自菲薄。”

白夫人大笑道：“好，好个不敢妄自菲薄。既是如此，你就先露一手给我瞧瞧吧，我看你是不是真有能救他出去的本事。”

花无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此在下就献丑了。”

他坐着动也没有动，但整个人却突然飞了起来，那张沉重的紫檀大

椅，也好像黏在身上了。

白夫人大笑道：“好，有你这样的本事，难怪你说不敢妄自菲薄了，只恐怕……”

花无缺皱眉道：“只恐怕什么？”

白夫人又接着道：“我们这里有两个客人，却瞧着那小黑鬼不顺眼了，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说着说着就打了起来。唉！你那朋友样子虽然凶，却又偏偏不是我那两个朋友的对手。”

花无缺失声道：“他莫非已遭了别人毒手？”

白夫人道：“你那朋友好像是被我的朋友带走了，但带到哪里去了，我可也不知道。”

花无缺不觉呆住了，一时间竟不知该怎么做才好。

他也摸不清这位白夫人是何等身份，更摸不清她说的话是真是假，何况，他就算明知她说的是假话，也是无可奈何。

他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正在发怔。

谁知白夫人却又忽然“噗哧”一笑，道：“但你也莫要发愁，你若真的要找他，我是可以带你去的。”

花无缺喜道：“多谢夫人。”

白夫人竟又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只不过我被人关在这里，动也不能动，又怎么能带你去呢？”

花无缺瞧着那在纤手抚摸下，驯如家猫的猛虎，讷讷道：“夫人既是此间的主人，此虎又是夫人所养，夫人却是被谁关在这里的，在下实在百思不得其解。”

白夫人叹了口气道：“这事说来话长，你先掀起这帘子，我再告诉你。”

花无缺迟疑着道：“莫非是个陷阱？”

白夫人道：“你还说自己本事大，竟连这帘子都不敢掀么？”

花无缺霍然长身而起，一把将那帘子掀了开来。帘子一掀，他更吃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这花厅前面一半，陈设精雅，堂皇富丽，但被黄幔隔开的后面一

半，却什么陈设也没有，满地都是稻草，只有在角落里放着只水槽——这哪里像是人住的地方，简直像是猪窝、马厩。

这情况已经够令人吃惊的了，更令人吃惊的是，这华衣美妇的脖子上，还系着根铁链，铁链的另一端，深深钉入墙里。

花无缺也像是被钉子钉在地上了，再也动弹不得。

白夫人瞧着他，凄然一笑道：“你现在总该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带你去了吧！”

花无缺暗中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……这究竟是谁做的，是谁……”

白夫人垂下了头，一字字道：“我的丈夫。”

花无缺几乎跳了起来，失声道：“你的丈夫？”

白夫人凄然道：“不错，我的丈夫是天下最会吃醋，最不讲理的男人，他总是认为只要他一走，我就会和别的男人勾三搭四。”

花无缺呆望着她，哪里还说得出口来。

白夫人道：“你看我的衣服打扮还不错，又觉得奇怪，是吗？”

她长叹着接道：“若有别人瞧了我一眼，他就要将那人杀死，你现在已瞧过我了，你就算不救我出去，他也要找你算账的。”

花无缺苦笑道：“在下平生最恨的，就是欺负妇人女子的人，莫说在下还有求于夫人，就算没有此事，在下无论如何也要将夫人救出去的。”

铁心兰伏在黑暗中，等了许久。

忽然间，她听到一声惊天动地的虎吼，但虎吼过后，四下又转于静寂，什么动静都没有了。这没有动静却比什么动静都令铁心兰担心。

她又等了半晌，越等越着急，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，终于自藏身处跃出，她无论如何也想去瞧个究竟。

铁心兰纵身跃上了墙头。她刚跃上墙头，突然有灯光一闪——那是特制的孔明灯，一道光柱闪电般从她脸上掠过。

接着，黑黝黝的大殿里，就有一人缓缓笑道：“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铁心兰姑娘。”

铁心兰这一惊，几乎在墙头上冻结住了，嘶声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姑娘走进来瞧瞧，就会认得我是谁的。”

铁心兰又惊又疑，哪里敢贸然走进这阴森黝黯的大殿。

那人阴森森一笑，接着又道：“姑娘既已来到这里，还是进来瞧瞧的好。否则，连姑娘的那两个朋友都走不了，凭姑娘的本事，难道能走得了么？”

铁心兰全身都颤抖了起来。难道连花无缺都已落入别人的陷阱，遭了毒手？

黑暗中那人缓缓道：“石阶旁的柱子下，有盏灯，还有个火折子，姑娘最好点着灯再进来，别人都说我在灯光下看来，是个非常英俊的男人。”

铁心兰又在犹疑：“这又是什么诡计？”

但无论如何，灯光通常都能带给人一些勇气，黑暗中危险总比较大——于是她寻着灯，燃起。铁心兰紧紧握着灯，一步步走进了大殿。

大殿中哪里有什么人？巨大的香炉，褪色的黄幔，魁伟而狰狞的神像……灯光又像是忽然黯淡了。

铁心兰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大声道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何要躲起来？”

没有人回答，也瞧不见人影。莫非那木雕的神像，在向一个平凡的女子恶作剧？

铁心兰不敢抬头，却又忍不住抬起头。巨大的山神，箕踞在一只猛虎身上，似乎正在瞧着她狞笑。

铁心兰几乎忍不住要抛下灯，转身逃去。铜灯又变得冰冷，她的手已开始发抖。

忽然，神幔后爆发出一阵狂笑声。

一人大笑道：“铁心兰呀铁心兰，你的胆子倒当真不小。”这语声赫然竟似那木塑神像发出来的。

但铁心兰反自沉住气了，她也冷笑道：“你既敢请我进来，为何又躲在神像后不敢见我？”

那人大笑道：“女人的胆子，有时候的确比男人大得多。我本想吓你一跳的，谁知道竟被你瞧破机关了。”

随着笑声，一个人缓缓自神像后转了出来，飘摇的灯光，照着他苍白的脸和锐利的眸子。他果然是个十分英俊的男人。

但铁心兰瞧见了这个男人，却比瞧见什么恶魔都要吃惊。

她失声而呼，道：“江玉郎，是你！”

江玉郎微笑道：“不错，是我，我方才跟你开了个玩笑，你受惊了么？”

铁心兰一步步往后退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要怎样？”

江玉郎却微笑道：“我们是老朋友了，你看见我还怕什么？”

铁心兰连脚趾都冰冷了，脸上却勉强挤出一丝微笑，道：“谁说我还害怕，我也高兴得很。”

她嘴里说着话，脚下还是在往后退，她突然将手里的灯，往江玉郎脸上摔了过去，飞一般逃出了大殿。

她突然撞入一个人怀里。

铁心兰用不着用眼瞧，已知道这人是谁了。这人穿的衣裳又软又滑，滑得像一条满身都是腥涎的毒蛇。

这人的一双手也是又软又滑。他竟然轻轻搂住了铁心兰，柔声道：“你为何要逃？你难道怕我？”

铁心兰整个人都软了，整个身子都发起抖来。她竟已没有力气伸手去推。

江玉郎轻抚着她肩头，缓缓道：“告诉我，你怕的究竟是什么？”

铁心兰努力使自己心跳平静下来。于是她跺着脚道：“我不理你了，你刚刚吓得我半死，我为什么要理你！”

她知道自己绝不是江玉郎的敌手，她知道此时此刻，惟有少女的娇嗔，才是她惟一可用的武器。

江玉郎果然笑了，大笑道：“你真是个可爱的女人，难怪小鱼儿和花无缺都要为你迷着了。”

铁心兰抢着道：“你以为你自己比不上他们两人？”

江玉郎眯着眼道：“你以为我比他们两个人如何？”

铁心兰道：“他们还都是孩子，而你……你却已经是男人了。”

江玉郎大笑道：“你果然有眼光，只可惜你为何不早让我知道？”

他将铁心兰抱得更紧，铁心兰简直快要吐出来了。

但她却只是娇笑道：“你难道是呆子，你难道还要等我告诉你？”

在这微带凉意的晚风中，在这寂寂静静的黑暗里，怀抱中有个如此温柔如此美丽的女人……江玉郎纵然厉害，只怕心也软了吧。

铁心兰的声音更温柔，缓缓道：“现在，我不妨告诉你，其实我早已……”

她已准备了许久，此刻她双臂已蓄满真力，她用尽全身力气，向江玉郎腰眼上打了过去。

但她的手刚一动，左右肩头上的“肩井”穴，已被江玉郎捏住了，她的力气连半分都使不出来。江玉郎这恶魔，竟早已看透了她的心思。

她只觉江玉郎的手沿着她脊背滑了下去，沿着脊背又点了她七、八处穴道，她立刻连手指都无法动弹。

但江玉郎的手却还在她身上不停地动着，嘴里咯咯笑道：“我知道你已喜欢我了，今天晚上我可不能辜负你的好意。”

他冰冷柔滑的手，已滑进她衣服里。铁心兰全身的肌肤都在他手指下颤抖起来。

这是她处女的禁地，如今竟被恶毒的男人侵入。她只觉灵魂已飞出了躯壳，心已飞出腔子。

她只想死！从江玉郎嘴里发出来的热气，熏着她耳朵。

只听江玉郎哧哧笑道：“你不用怕，我会很温柔地对你，非常非常地温柔，你立刻就会发觉，小鱼儿和花无缺和我比起来，的确还都是孩子。”

铁心兰咬着嘴唇，没有喊出来。她知道此时此刻，呼喊和挣扎非但无用，反而会激起江玉郎的兽性。

她已准备接受这悲惨的命运。她闭起眼睛，眼泪涌泉般流了出来。

谁知就在这时，江玉郎的手竟然停住不动了，铁心兰还未觉察这是怎么回事时，江玉郎竟已将她推开。

她无力地倒了下去，倒在地上。她立刻便瞧见一个女人。

这女人雪白的衣服，苍白的脸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江玉郎，冰冷的眼睛里，既没有愤怒，也没有悲哀。

江玉郎拍了拍手，强笑道：“这丫头当我是呆子，居然想骗我，我

怎能不给她个教训。”

那女子还是冷冷地瞪着他，不说话。

“你吃醋了么？”他笑嘻嘻地去摸她的脸，又道：“你用不着生气，更用不着吃醋，你知道我心里真正喜欢的只有你。”

那女子动也不动地被他摸着，就像是块木头。

那女子终于开了口。她瞪着江玉郎，一字字道：“不管你是不是骗我，从今以后，我只要看见你再动别的女人一根手指，我就立刻杀了你，然后再死在你面前。”

第七十九回 山君夫人

江玉郎吐了吐舌头，笑道：“你真是会多心，有了你这么漂亮的老婆，我还会打别人的主意么？”他搂起铁萍姑的脖子，在她面颊上亲了亲。

她垂下头，眼睛似已有些湿湿的，轻轻接着道：“你知道，你不但是我平生第一个男人，也是平生第一个对我如此亲切的人，无论你这么做是真是假，只要你永远这样对待我，我就已心满意足了，你就算做别的坏事，我……我也……”她咬着嘴唇，竟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铁心兰瞧着她，听到她的话，心里不禁暗暗叹道：“这是个多么寂寞的女人，又是个多么可怜的女人，她甚至已明知江玉郎对她是假的，假的她竟也接受，她难道已再也不能忍受孤独……”

铁心兰心里又是难受，又是同情。

大殿的神座下竟有条秘道。

这条秘道可以通向几间地室，铁心兰就被铁萍姑送入了一间很舒服的地室里来了。

她立刻发现，那“黑衣人”早已在这屋子里了——他整个人软瘫在一张椅子上，显然也已被人点了穴道。

令铁心兰吃惊的是坐在这“黑衣人”对面的少女。

这少女有一双十分美丽的大眼睛，只可惜这双本该十分清澈的大眼睛里，此刻竟充满迷惘之色。

她呆呆地望着那“黑衣人”，似乎在思索着什么？那“黑衣人”也正望着她却似瞧得痴了。

慕容九妹怎会也在这里？铁心兰忍不住惊呼出声来。

江玉郎瞧着他们哈哈大笑道：“这里也有个你的老朋友，是么？”

铁心兰咬紧牙，总算忍住没有再骂出来。

江玉郎走到黑蜘蛛身旁大笑道：“蜘蛛兄，又有位朋友来看你了，你为什么不理人家？”

黑蜘蛛这才像是自梦中醒来，瞧见了铁心兰，吃惊道：“你……你怎地也来了？”

铁心兰苦笑道：“我们本来……本来是想来助你一臂之力的。”

江玉郎仰头狂笑道：“只可惜普天之下，只怕谁也救不了你们。”

铁心兰咬牙道：“你莫忘了，还有花公子……”

江玉郎似乎笑得喘不过气来，大笑着道：“花无缺此刻还等着别人去救他哩！”

花无缺终于解开了白夫人颈上的锁链。

他长长松了口气，道：“夫人现在可以起来了么？”

白夫人身子却已软软的倒在稻草上，喘着气道：“我现在怎么站得起来？”

花无缺怔了怔，道：“怎会站不起来？”

白夫人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呆子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，我现在简直连一丝力气都没有。”

她称呼竟已从“公子”变为“呆子”了。花无缺只有伸手去扶她的膀子。

但白夫人却像已瘫在地上，他哪里扶得起，若不是他两条腿站得稳，只怕早已被白夫人拉倒在稻草堆上了。

他只好去扶白夫人的腰肢。

白夫人却又浑身扭曲起来，哧哧笑道：“痒……痒死我了，原来我也不是好人，故意来逗我。”

花无缺脸又红了，道：“在下绝非有意。”

白夫人咬着嘴唇，道：“谁知道你是不是有意的！”

花无缺简直不敢看她的眼睛，扭过头去道：“夫人再不起来，在下就要……”

他实在没法子了，简直连话都不知该怎么说。

白夫人腻声道：“呆子，你这么大一个男人，遇见这么点小事就没主意了么？”

花无缺叹道：“夫人的意思要在下怎样？”

“你扶不起我来，难道还抱不起我来么？”她面泛红霞，丰满的胸膛不住起伏……

若是换了江玉郎，此刻不扑上去抱住她才怪，若是换了小鱼儿，此刻却只怕要一个耳光掴过去，再问她是什么意思了。

但花无缺，天下的女人简直都是他的克星。他既不会对任何女人无礼，更不会对她们发脾气。

他甚至直到此刻，还未觉出这娇弱无力的女人，实在比旁边那吊睛白额猛虎还要危险十倍。

花无缺沉默半晌，叹了口气，柔声道：“夫人此刻若真的站不起来，在下就在这里等等好了。”

白夫人眼波流转，笑道：“我若是一个时辰都站不起来呢？”

花无缺道：“在下素来很沉得住气。”

白夫人“噗哧”一笑，道：“我若是三天三夜都站不起来，你难道等三天三夜？”

花无缺居然还是不动气，微笑道：“在下知道夫人绝不会让在下等三天三夜的。”

她忽然轻呼一声，跳起来扑入花无缺怀里。

花无缺这才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夫人，你……”

“不好，我……我丈夫回来了。”

花无缺也不禁变了颜色，失声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白夫人全身发抖，道：“在……就在……”

只听外面一人大吼道：“就在这里！”

“砰”的一声，左边一扇窗户，被震得四分五裂，一条大汉从粉碎的窗框间直飞了起来。

他身上穿着件五色斑斓的锦衣，面色黝黑，满脸虬须如铁，一双眼睛更是神光灼灼，令人不敢逼视。

花无缺早就想推开白夫人了，但白夫人却紧紧搂住了他的脖子，死也不肯放松，像是已经怕得要命。

那大汉自然已瞧得目眦尽裂，怒喝道：“臭婊子，看你做的什么

事？”

他一跃入大厅，那猛虎就摇着尾巴走过去，就好像只驯服的家犬。但这大汉却一拳将这重逾数百斤的猛虎打得几乎飞了起来，扑出去一丈多远，跳起脚怒骂道：“好个不中用的东西，我要你看着这臭女人，你却只知道睡懒觉。”

这猛虎竟连半分虎威也没有了，翻了个身站起来，乖乖地蹲在那里，瞧那垂头丧气的模样，简直连只病猫都不如。

花无缺简直瞧呆了，忍不住道：“阁下暂且息怒，听我一言……”

他不说话还好，一说话，那大汉更是暴跳如雷，狂吼道：“我听你什么？我听你个屁，老子前脚一走，你们这双狗男女就不干好事。老子早就知道这臭婊子是天生的贱货，竟会看上你这种小兔崽子。”

白夫人却大声道：“老实告诉你，我们在一起已经有两三年了，只要你一出去，我们就亲亲热热地在一起，你又能怎么样？”

那大汉仰面狂吼，拼命捶着自己的胸膛，吼道：“气死我了！”

但花无缺却比他还要愤怒十倍，嘎声道：“白……白夫人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……你为何要如此？……”

白夫人柔声道：“好人，你怕什么？事情反正已到这种地步了，咱们不如索性跟他讲个清楚反而好，是么？”

花无缺气得手都发起抖来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那大汉厉喝道：“讲清楚也没用，你们这对狗男女若想要老子做睁眼王八，那是在做梦！”

他狂吼着扑过来，一拳击出！

拳风虎虎，竟将满厅灯火都震得飘摇不定，花无缺的衣袂，也被他的拳风激得猎猎飞舞！

他实在不想打这场冤枉架，身形一斜，轻轻避了开去。

那大汉更是狂怒，喝道：“好小子，难怪敢偷人家的老婆，原来有两下子！”喝声中又是三拳击出。

花无缺展开身形，连连闪避，能不还手，他实在不想还手。

但这大汉非但拳重力猛，而且招式也十分险峻毒辣，武功之高，竟远出花无缺意料之外。

花无缺也实在被逼得不能不回手了。他左拳拍出，右手巧妙地划了